

社区照顾的优势及其实施中的关键因素

柴文杰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社区照顾是适应新形势下老人照顾的必然趋势。较之于传统的养老模式,社区照顾有其属地化、人性化及网络化的优势。结合我国实际,在实施社区照顾的过程中,关键在于构建包括正规照顾和非正规照顾在内的多元社会照顾网络。

关键词:社区照顾; 社会网络; 正规照顾; 非正规照顾

中图分类号: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47X(2010)06-0069-03

2008年7月3日,杭州市杭钢北苑社区签下一份特殊的协议:韩某将其父一切事项全权委托社区处理,包括医疗等费用从其父财产中开支。如果超出其父财产承担范围,就放弃治疗。原来韩某父亲系独居,且患有多种疾病,而韩某远在桐乡,收入很低,出钱替父亲看病根本不现实。但韩某表示,“如果有时间,他会过来看看父亲。”^[1]从法律上看,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这则协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从道义上讲,老人无人照顾,社区不能不管。因此,这则看似矛盾的委托协议实则表明,社区照顾已经成为我国新形势下城市社区老人照顾的必然趋势。

社区照顾: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

社区照顾的概念兴起于二战之后的英国。当时英国对需要帮助的人进行机构式的收容,如精神病院、儿童院、老人院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社会人士认识到长期的院舍照顾会使被照顾者产生对机构的依赖,失去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由此兴起“反院舍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政府因福利负担沉重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导致机构服务质量低下,受到国民强烈批评。为此,英国政府从80年代开始全面推行社区照顾计划,鼓励更多的非正规服务机构参与照顾,社区照顾成为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颁布的《照顾白皮书》和《国家健康服务和社区照顾法令》中,进一步强调社区照顾的目标是在“自己的家”或“像家似的”社

区环境中供养人们。^[2]综上所述,社区照顾的对象主要是社区内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如老人、残疾人、儿童和精神病患者等。但随着全球老龄化程度日渐加深,狭义上的社区照顾单指社区老人照顾。因此,社区照顾一般指非正式网络和正式服务机构,整合社区资源,为需要照顾的老人在家庭或社区中提供援助性服务的过程。具体而言,非正式网络通常由家庭成员、亲朋好友、街坊邻里等组成,正式服务机构则包括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的专业服务机构。目前世界各国,特别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社区照顾已经成为社会福利服务输送的重要模式。在我国,倡导社区照顾也是现实需求使然。

首先,社区照顾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人照顾和发展的需要。对弱势群体包括对老年人的关注和照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主题。目前,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养老成为老龄化社会不可避免的话题且形势严峻。有学者曾对我国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及养老形势做了如下预测:^[3]

表1 2010—2050年老年人口比重及老年负担系数变动
(单位:%)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老年人口比	8.1	11.5	15.7	21.3	22.6
老年负担系数	11.03	16.16	22.86	33.41	36.25

收稿日期:2010-09-07

作者简介:柴文杰(1975-),安徽寿县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区工作。

为此,许多学者主张根据我国老龄化的特点,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养老模式,^[4]“社区照顾恰好契合了这种需要。

其次,社区照顾是弥补家庭养老之不足的需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处于家庭财产关系的核心,因而受尊重、被供养。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家庭经济收入多样化、智能化,导致老年人价值遭到贬值,家庭养老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加剧和频繁的社会流动,家庭小型化成为普遍现象,空巢老人和老年家庭持续增多,大大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5]再加上4-2-1甚至8-4-2-1家庭的不断增加,家庭养老资源严重不足,正如开篇所提的韩某,子女赡养老人已力不从心。

再次,社区照顾是积极应对机构养老面临挑战的需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后,源起于西方的机构养老成为适应这种变化的新型替代物,各种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康复中心、老年公寓等纷纷建立。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上述养老机构面临诸多挑战:一是数量偏少。以经济较发达的上海为例,2000年上海有438所养老机构,28万张床位,仅能满足全市1%的老人的养老需求。根据上海市养老机构发展规划,2010年全市养老机构床位也只能达到老年人口1.8%左右的比例。^[6]二是入住率低。受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大多数老人选择在家养老,加上养老机构服务水平参差不齐,还有一部分老人难以承受高昂的护理收费,导致养老机构入住率偏低,与机构数量不足构成一对难解的矛盾。三是老年人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对机构养老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当老年人在养老机构里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难以用法律保护自己。^[7]

优势分析:基于对传统养老模式的反思

社区照顾饱含人本主义价值诉求,它通过发展非正规照顾,弥补和矫正正规照顾的不足与偏差,在合理分配资源和重新分配资源的基础上,依靠社区自身力量,注重发挥民主和参与的精神,使受照顾者的权利与尊严得到体现,需要得到满足,价值与人格得到尊重。^[8]因此,与我国家庭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的传统养老模式比较,推行社区照顾有明显的优势。

第一,照顾的属地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已成为老年人的聚居地、主要活动场所和生活空间,其优势在于贴近老年人,最了解老年人需求并方便就近照顾。社区照顾的基本思路正是将各种服务设施建在社区中,并充分利用社区内正规和非正规的照顾资源为老人提供照顾服务。因而把社区作为为老服务体系的主要载体,以需求为导向,通过社区承接老人照顾服务,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大战略选择。

第二,照顾的人性化。社区照顾的目标是在社区中建立互助互爱关系,尽可能在自然和社区环境中提供照顾服务,

充分发挥非正规服务在需要满足中的作用,结合正规服务,协助服务对象融入正常社区生活,建立关爱和关怀的社区。^[9]其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去机构化,避免机构照顾中被隔离、产生孤独感甚至被虐待等现象发生。所以,社区照顾彰显的是人本思想,提倡根据不同的需求,尽可能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使照顾方式灵活务实。

第三,照顾的网络化。英美等国的社区照顾经验表明,由专业社区工作者把家人、亲友、邻居和社区志愿者组织起来,可以形成有效的三级社区支持网络:第一级是主要是社区内的家人、亲友、邻居、志愿者等为老人提供直接照顾服务;第二级是作为服务对象的老人群体之间形成互助小组,以自助助人的方式建立老人互助网络;第三级是社区紧急支援网络,建立包括警方、地方政府、社区中心、社区组织等在内的紧急支援网络,及时协助个人或家庭预防突发的事件或危机。例如长春市和心俱乐部就是通过老年积极分子,把社区居民动员起来,联系政府和各种社会服务机构,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在社区内部构建一个社会支持网络,共同为社区发展和社区服务做出贡献。^[10]三级网络的形成,一方面改变了在老人长期照顾中家人不堪其累的局面,另一方面能有效利用社区资源,挖掘社区潜力,同时也有利于促成社区互助意识的形成,提高居民的社区凝聚力和认同感。

此外,社区照顾不让老人离开熟悉的社区生活环境,不与“孝”的传统文化发生刚性冲突,更易于被老人及其家属接受。基于上述优势,社区照顾成为当今世界最流行,也是最具生命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社区实务模式,代表社区实务的发展方向。^[11]

构建多元化照顾网络:实施社区照顾的关键因素

从类型来看,社区照顾一般包括在社区照顾(care in community)和由社区照顾(care by community)两种类型。“在社区照顾”强调运用法定资源,使被照顾者在社区为基础的服务中心或者家庭中接受照顾服务,以政府、非政府组织在社区内设立的小型、专业化服务机构为主要照顾场域,服务内容涵盖机构照顾和专业人员的上门护理服务。此种类型的社区照顾中,正规照顾部门是主要力量而存在,非正式网络作为辅助力量。“由社区照顾”则指动员和组织社区非正式网络为照顾对象提供服务,以家庭作为主要照顾场域,非正式网络成为主要照顾力量,正式部门则退居辅助力量。由此可见,实施社区照顾是凭借和依赖包括照顾对象所在社区及其个人在内的一切资源网络。

根据社会网的研究理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由相互交错或平行的网络所构成的大系统,而网络分析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限制而不是行动者的内在驱动力去解释其行为。^[12]在社区照顾的资源网络中,正规照顾和非正规照顾可被视为具有依赖性的联系网络,各自按照联系点有差别地占有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资源。因此,如何构建社会网络

并加强不同资源间的联动,成为实施社区照顾的关键所在。

首先,重视家庭支持等非正式资源的作用。社会网络一般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推展,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自然关系构成的非正式网络是社会网络的主轴,社区照顾鼓励一切非正式关系群参与到照顾网络。福利国家最初想借此缩减照顾成本从而摆脱福利困境,但非正规照顾因其固有的优势而受到推崇。在非正规照顾中,家人、朋友、邻居等与被照顾者因固有的感情而易于互动,提供的服务也更具人性化 and 针对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家人护理和家庭支持等形式是社区照顾的核心。据估计,西方工业化国家约75%—80%的社区照顾由非正式资源实现。^[11]-15]

其次,加强国家、政府的作用。强调非正式资源照顾并非排斥正规照顾。相反,由于非正规照顾在人力、财力尤其是服务质量的专业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更突出了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正式照顾资源的作用。国家、政府在社区照顾网络中处于枢纽位置,其所掌握的权威和资源可以有效动员和组织社区社会网络中的一切资源。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首先须转变职能,由直接提供照顾服务转向对社区照顾进行宏观规划、引导和监督。这方面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相关制度建设构筑社区照顾的基础和保障。如在城建规划项目中优先考虑养老设施、在税收、贷款方面提供优惠政策、结合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制定社区照顾的管理制度等。另一方面,为社区照顾服务提供财政支持。在发达国家,社区照顾所需大部分资金由政府提供,个人、家庭只需较少花费。欧美国家实施社区照顾的基本背景是去“机构化”,在我国,机构式的养老照顾并不普遍。因此,趁尚未大量机构化时,政府可将预算直接转移至社区资源的充实,用于扶持家庭和非正式照顾组织的发展。

再次,鼓励和培育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照顾经验表明,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社区照顾实施中的主要推行力量,是社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和中介。在我国,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权威主义文化消解和总体性社会的逐步解体,社会公共领域已经开始发育并显示出其优越性。^[16]目前,我国社区照顾中的非正式组织的发育仍相对滞后,而且是建立在利他行为和邻里互助等非正式社会资本的基础之上,相当脆弱并具依赖性。因此,有待政府通过制度化

途径,完善资源供给机制,促进社区照顾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补贴、委托经营、购买服务等方式为社区民间组织提供资金援助。

另外,在我国实施社区照顾,还应加强包括专业社区工作者及社区志愿者在内的社区照顾队伍建设。西方国家的社区照顾管理体系由专业化、半专业化和受过训练的志愿人员组成,基于我国国情,目前需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和志愿精神,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区照顾模式。

参考文献:

- [1]刘伟,葛君萍.将父亲托付给社区的协议[J].社区,2008,(10).
- [2]唐忠新.社区照顾:英国养老主要方式[J].社区,2004,(7).
- [3]王思斌.转型期的社会工作[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 [4]陈寒权.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00,(3).
- [5]刘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解析及其现实适用性质疑[J].南京社会科学,2006,(6).
- [6]陈军.居家养老:城市养老模式的选择[J].社会,2001,(9).
- [7]徐祖荣.人口老龄化与城市社区照顾模式探析[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2).
- [8]钱宁.社区照顾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4).
- [9]夏学奎.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10]刘岩,刘威.老人群体与社区照顾——对长春市和心俱乐部的个案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6,(4).
- [11]刘继同.英美社区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4,(3).
- [12]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J].社会学研究,1999,(3).
- [13]苏珊·特斯特.老年社区照顾的跨国比较[M].周向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 [14]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高 煊

The advantages of community care and key factors during its actualization

Chai Wenjie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pulation aging, community care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care old in the new situation.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community care has advantages of localization, humanization and networking.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the key of community care lie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pluralistic society care network, including formal care and informal care.

Key words: community care; society network; formal care; informal care

社区照顾的优势及其实施中的关键因素

作者: [柴文杰, Chai Wenjie](#)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10, 12(6)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4条)

1. 刘伟, 葛君萍. 将父亲托付给社区的协议[J]. 社区, 2008, (10).
2. 唐忠新. 社区照顾: 英国养老主要方式[J]. 社区, 2004, (7).
3. 王思斌. 转型期的社会工作[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1.
4. 陈蹇权. 中国养老模式研究综述[J]. 人口学刊, 2000, (3).
5. 刘颂.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解析及其现实适用性质疑[J]. 南京社会科学, 2006, (6).
6. 陈军. 居家养老: 城市养老模式的选择[J]. 社会, 2001, (9).
7. 徐祖荣. 人口老龄化与城市社区照顾模式探析[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08, (2).
8. 钱宁. 社区照顾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2, (4).
9. 夏学銮. 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10. 刘岩, 刘威. 老人群体与社区照顾——对长春市和心俱乐部的个案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06, (4).
11. 刘继同. 英美社区实务模式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4, (3).
12. 肖鸿. 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J]. 社会学研究, 1999, (3).
13. 苏珊·特斯特. 老年社区照顾的跨国比较[M]. 周向红,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2.
14. 李培林, 李强, 孙立平, 等. 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1006017.aspx

授权使用: 黄山学院学报(qkhsxy), 授权号: 6be40c28-ef67-46bb-b624-9ecb0102843d

下载时间: 2011年4月20日